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五日（星期五）

海韻文藝副刊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December 05 2025 Friday Page38

征稿：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五字，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## 豆花裡的煙火眷戀

賈如

深秋時節，收到老家寄來的一瓶石磨豆花蘸料，記憶裡那股來自西南小城的醇厚溫潤的豆香，頓時在腦海中氤氳瀰漫開來，彷若故鄉的風輕拂面龐。讓我這個久居城市、疏離庖廚之事的人，滿心都是懷念。

涼意漸濃的清晨，最想念的便是這一碗熱氣騰騰的豆花。鍋裡清水微沸，白嫩嫩的豆花安臥其中，待其微滾，便小心撈入碗中，那顫巍巍的、吹彈可破的豆花瀰散著天然的豆香。此刻，才是那瓶蘸料的登場時刻，擰開瓶蓋的剎那，一股霸道的香氣便衝了出來——正是記憶中那糍粑海椒與陳年豆瓣在熱油中熬出的熟悉味道。送入口中，豆花的嫩滑瞬間被蘸料的醇厚辛香包裹，化作一股紮實的暖意，從喉頭湧向全身。即便窗外秋風蕭瑟、落葉滿地，這一碗下肚，週身的寒意也悄然消散。

這縷縷豆香，悠悠勾連起兒時故鄉的煙火日常。西南小城的生活樸素，食材不算豐富，豆花卻因其鮮嫩爽口，成為餐桌上的常客。做豆花工序繁雜，可家中長輩們總是不辭辛勞，隔三岔五便要做上一回。在鄰里鄉親眼中，哪家的豆花做得又嫩又滑，那可是這家女主人持家有道、能幹利落的明證。

## 冬日的風

徐成龍

冬風是上蒼派來的硬氣差官，裹著一身冰碴子味兒，「嗚嗚」地就捲過來了，一點兒不跟你客氣。它一來，老天「唰」地冷了臉，告訴你：寒冬臘月，正經駕到了！

冬風，跟春天軟綿綿的風兒可不一样，也不像夏天熱風那麼燥，更沒秋風瀟灑勁兒。它就認一個理兒，帶著一股子蠻橫勁兒，犄角旮旯都不放過，愣是把冬天的「脾氣」給你抖落得明明白白。老話說「千里黃雲白日曛，北風吹雁雪紛紛」，說的就是這副硬朗模樣！

老輩子傳下來來說，這冬風啊，是北風神禹疆爺端的氣兒。這位禹疆爺，一身白盔白甲，拎著冰溜子做的寶劍，專管寒冬臘月的事兒。秋後一入冬，他就駕著冷得鑽心窓子的北風，打冰窟窿似的從北海那邊過來了。他每回長出一口氣，就成了扎肉的寒風，把地上那點兒

暖和氣兒全吹跑了，順手就給大地蓋上一層厚墩墩的白雪被子。你瞧那「朔風吹散三更雪」的景兒，可不就是禹疆爺使了把子力氣，愣把天地收拾得寒徹？

冬風厲害著呢，「嗖嗖」地鑽過老城牆縫兒，「呼啦」一下掠過光禿禿的樹梢，把最後幾片戀著枝頭的葉子也卷跑了。風吹過的地方，河啊山啊都縮著脖子不言語，草木也都乾巴巴地立著。原先開得熱鬧的花兒，早就蔫頭耷腦地化到泥土裡去了，只等著來年再冒頭。這風啊，就跟一把看不見的刻刀似的，在土坷垃上、在樹皮上，刻下一道道印兒，那可都是日子和節氣的記號，裡頭藏著不少故事呢。

冬風的能耐大得很，專往骨頭縫裡鑽！那叫一個透心冷。要是趕在這時候出門，風兒跟小刀子似地刮臉，你就會縮著脖子、跺著腳，緊趕慢趕地往家奔，就為躲開這要命的冬風。

冬風的脾氣狂妄得很！它隨心所欲，很是霸道，不是在野地裡撒歡，就是繞著牆腳打轉，一會兒，發出低沉的嗚咽，像鬼哭一樣，讓人毛骨悚然，一會兒提高了調門，跟狼嚎似的，能把人的心肝兒都震得直哆嗦。

冬風凶是凶了，但它還有不被人所知的另一面，是個手藝高超的「畫匠」呢！它把大地當紙，拿雪花當墨，畫出一幅幅好景致。雪花跟著風打旋兒，飄飄悠悠地往下落，有的掛在樹枝上，給枯樹別上了「大白花」，有的蓋在房

頂上，給屋子戴了頂雪帽子，還有的堆成小山包，把整個世界打扮得跟神仙洞府似的。「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」，嘿，這雪景兒，真能讓人沉醉！

客觀地說，冬風也不都是鐵石心腸。在禹疆爺的規矩底下，冬風也能變得仁慈，帶來好事兒。果園裡，頂著寒風站得筆直的果樹，枝頭掛滿了沉甸甸的果子，這是老天爺給勤快人的犒賞。冬風還能把天上灰濛濛的雲彩給吹散了，讓日頭光透下來，暖乎乎地照在地球上，給萬物帶來希望。「冬至陽生春又來」，冬風刮來了冷，可也捎帶著告訴你，暖和的日子在後頭等著呢，春天就要來了。

冬風像個捉摸不透的老朋友，陪著我們一年年過冬。它用自個兒獨特的方式告誡人們，甭管是熱鬧還是冷清，都是過日子該嘗的滋味兒。它刮得越猛，反倒讓人把腰桿子挺得越直，心裡頭那股子韌勁兒也就越足。「任爾東西南北風」，說的就是這股子頂風站住的硬氣！

冬風很有個性，不遮不掩，是一首豪放的詩，一幅粗獷的畫，一出響亮的梆子戲。它用「呼呼」的聲響，講述著大自然的風雲變幻。

雪萊說「冬天來了，春天還能遠嗎？」這話說得在理！聽著窗外冬風「呼呼」的哨聲，我們心裡揣著熱乎勁兒，就等著開春那一聲招呼了！

## 泉州讚歌

王朝暉

我的家鄉泉州是一座世遺之城，古叫刺桐和溫陵，泉南佛國，滿街都是聖人。

我的家鄉泉州是東亞文化之都，清源山麓有老君，海絲石刻，九日山上祈風。

我的家鄉泉州是一座光明之城，意大利商人雅各，七百年前，用舟書寫史詩。

我的家鄉泉州是一座歷史名城，半城煙火半城仙，大開元寺，聆聽晨鐘暮鼓。

我的家鄉泉州是世界美食之都，好吃美食不勝數，味連五洲，挑逗你的味蕾。

我的家鄉泉州是一座信仰之城，世界宗教博物館，包容相向，和諧相處共生。

## 秋天裡的一棵樹

彭子軒

我是一棵長在深谷的樹  
根深深扎入頑石與固土

雖然不能長在山頂  
看那燦爛的日出  
卻能庇護身下的萬千草木  
雖然不能達到山的高度  
卻在谷底默默地奉獻  
山頂雖美但我何必去在乎  
我有我的生活方式  
幾十年實實在在的年輪  
汲取天地精華  
精神的養料與靈魂的昇華

文藝副刊



海韻

#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

专栏主编：宓月

618期

編者按：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，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，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「中國作家作品選粹」專欄，每週一期，題材包括散文詩、散文、小說、詩歌。由學會推薦，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。來稿信箱：miyue76326@qq.com，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《散文詩世界》主編宓月負責。

## 一條古商道（外兩章）

陳志澤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中國散文詩研究會副會長、中國散文詩作家協會副主席、國立華僑大學文學院兼職教授，泉州市文聯原副主席、泉州市作家協會創會主席。出版文學評論集、散文詩集、散文集、詩集等27部。曾獲華東地區優秀文藝圖書獎、福建省優秀文學作品獎、首屆「柯藍杯」全國散文詩大賽特別獎等，2007年11月在紀念中國散文詩90年活動中，被評選為「中國當代（十佳）優秀散文詩作家」。

朋友們力薦我去看一看泉港區一個叫虎石村的古村落。經不起去過的作家繪聲繪色的

描述，便不顧老邁去了。果然是個罕見的古老鄉村。

一直以來，因為村中一塊巨石形態像老虎而得名「虎石村」，于今，在村中還能看到這一塊老虎模樣的巨石。

要全面介紹這個古村落是有難度的，請讓我寫寫它的一條古商道吧！

走上這一條古商道，先是苔蘚點綴的坎坷石徑，漸漸就進入十分寬闊的長條石鋪砌的大道，這就是虎石村的古商道。兩旁古木參天、岩石嶙峋，顯然是商道之古老的一個註腳。清代這一條古商道就是莆田通往泉州的商貿之路，海上貨物從肖厝碼頭上岸

後，必經這條商道到惠安、泉州一帶。經由南來北往的商賈率領，黑土鍛燒變魔術似的成為透徹而堅硬的紅磚與紅磚系列產品：五福磚、城牆磚、文房四寶、吼獅、饋盒……這些產品和帶著海浪波光的新鮮海產品，本土雨後春筍般的各式各樣的土特產……馬上馱的車載的、肩挑的，在這條道上絡繹不絕，洶湧澎湃。

虎石古商道從村中南北縱橫，街上油坊、布坊、典當行等各種商號、商鋪以及客棧、酒肆林立。耳畔彷彿飄忽著南曲的纏綿、酒令、算盤的敲打、討價還價的聲響，眼前似可看見五彩斑斕的各種牌匾，橫的豎的掛於店門口。昔日的情景如今雖已飄散，藍天白雲之下，時空遺落的商號故址，石巷、石屋、石臼……依然靜穆地宣示著當年繁華的喧鬧。

我們不妨來看看它的一個橫斷面：殘垣斷壁斑駁著歲月的滄桑，枯藤攀援著歷史的高空，野草蓬勃著逆發的韌勁。讓我們久久凝視的是栩栩如生的「大路擔」雕塑，像是向我們展現當年這一條古商道上一個獨特的景象。這就是村民以挑擔的方式輔助車馬運輸，穿梭在商道上，那種艱辛拚搏，那種吃苦耐勞，令人感動不已！

大路寬廣、漫長，酷暑赤日炎炎，寒冬冷風凜冽，而挑紅磚與紅磚系列產品的擔子格外沉重，讓挑工的鐵肩也幾近崩塌，得由堅硬的木柱杖時不時支撐著，歇口氣，接著奮力而行。

長年累月，他們筋脈突起的雙腿是更粗壯、堅韌的支柱，歲月的風雨擋不住一步一個腳印的負重跋涉。老一輩不肯退下來，血氣方剛的年輕一代又挑起重擔，就這樣代代相傳，虎石古商道上「大路擔」連續不斷。

虎石的村民都是吃苦耐勞而又胸懷大路的硬漢。再重的擔子也能挑起，再遠的路程也能挑得起，再明麗的陽光雲霞更是挑得起！

他們運載人們生命依存的必須，架設商貿連接的長虹。

他們是虎石村中南北橫貫的古商道大動脈川流不息的血液。

我不由得發自內心感歎：昔日的「大路擔」如今不見了，舉目看見的是各行各業的先進人物以奮勇的「虎勁」在負重拼搏。虎石村先人留給後代的精神傳承在閃閃發光……

### 有的聲音

他總是沉靜得像一個深潭，難以望穿透明的厚度，只能傾聽漣漪。

他的聲音擠壓成雷，轟響著，在胸膛裡滾。

無論如何決不衝出喉管，決不衝破天。

他就像一條江河蜿蜒流轉抑或奔流向

前，攜帶著裂岸的石塊，銳利著稜角出山。

連回聲也那麼嘹亮激昂。

他的聲音在光天化日下綻放無數花朵，

在暗夜裡光輝出盡盞明燈……

我聽到各種各樣的聲音——有的聲音微弱如絲，卻藏著骨頭、顫動著針尖。只能磕碰碰撞緩慢行走。

有的聲音很艱難地包裹，還是漏洩。

有的聲音沒有聲音，只在劃過的瞬間，在空中烙下焦灼的痕跡。

有的聲音若隱若現，令患者茫然，令智者猛醒。

有的聲音一層層累積在幽暗的深淵，一旦噴濺，亮光閃閃讓世界睜不開眼……

### 噩夢

做噩夢時，奔流的血能不混濁？捲著可怕的圖景，沙土、石塊狂湧在血管，消失了，血管壁能不留下繫縛傷痕，顫慄連延？

唯能指望時間療愈，指望和煦的陽光照耀，清風徐來洗滌；唯能憑借美的憧憬與想像驅趕——譬如，沉醉在創作中，物我兩忘。

譬如喚出癡迷的經典歌曲的絕美旋律。譬如再現女子賽跑的美發飄飄，美腿閃閃。

譬如想像心中的偶像……讓紊亂的心跳平復，讓血流舒緩流淌，血管柔軟如初；連同刻下的記憶在時間的漂蕩裡隨之減跡。

能不能不做噩夢？能。

每時每刻都生活在美的環境中，讓醜惡無縫可鑽……

